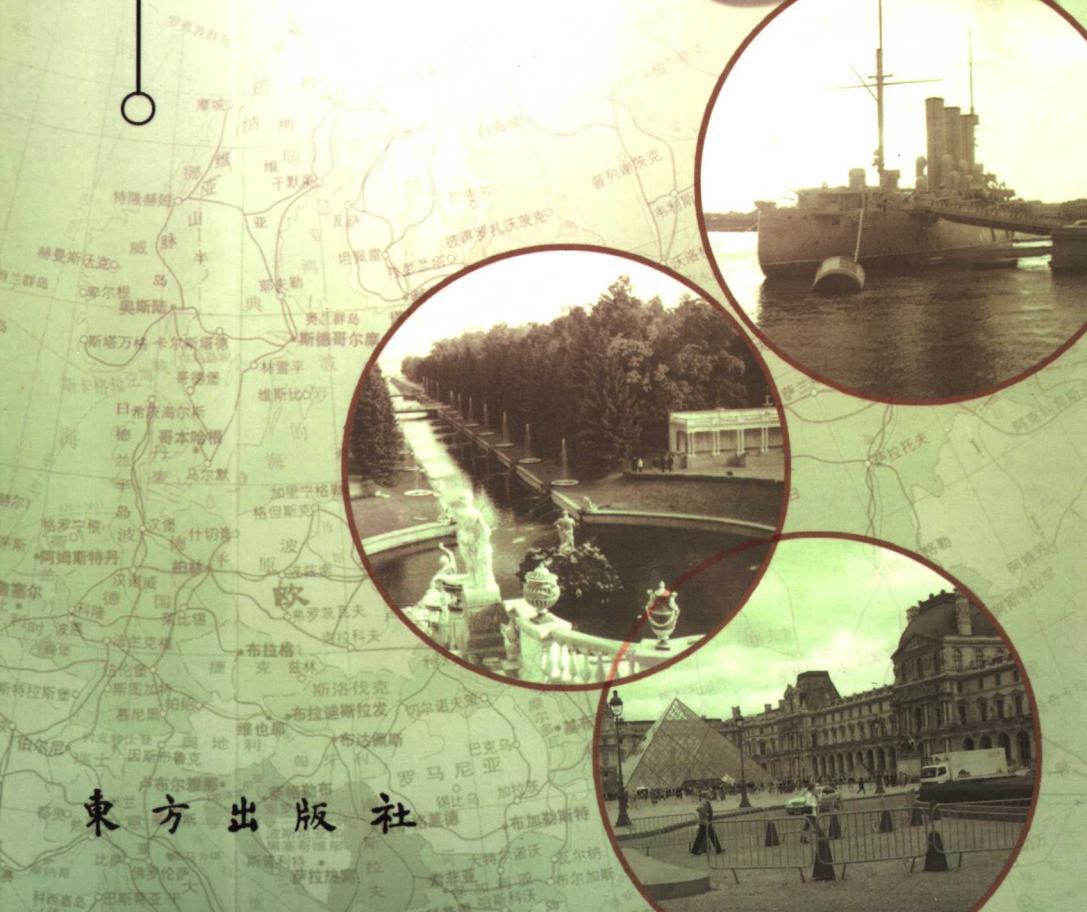


欧罗巴秋韵

EUROPE

郑 健 ◎著



东方出版社

欧罗巴秋韵

郑 健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光耀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罗巴秋韵/郑健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1
ISBN 7-5060-2676-7

I. 欧… II. 郑…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058 号

欧罗巴秋韵
OULUOBA QIUYUN

郑 健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2676-7 定价：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前言：人文散文的探索

张雨生

我偏爱游记文学，钟情人文散文。郑健送来这本书稿，我便手不释卷，精读了十来天。读人文散文，得边读边琢磨，以从中品出味道。品味，有对作者新见的欣赏，也有对作品肥瘦的挑剔。

集子是郑健访问欧洲的收获。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都适逢秋季。秋季是欧洲最迷人的季节。从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清凉而湿润，它拂过阿尔卑斯山脉，直至亲吻伏尔加河。染过秋风秋雨，山林、牧场、草原、田野、市树，一片黛绿，一片金黄，版画般的质感，油画般的绚丽，一齐呈现在眼前。那片土地上的秋韵，让作家痴迷。记得一处景区，写有几句小诗：“什么也别留下，只留下您的脚印；什么也别带走，只带走您的记忆。”这位执著而勤奋的访问者，在哪儿留下脚印，便从哪儿带回记忆。润之于心，行之于笔，于是他结集了这本散文。

倾注笔墨间的秋韵，并非仅指自然风光。面对斑斓的景观，作者静下了心。走进热闹的市面，作者沉了下去。他尽力挖掘沉淀的历史文化。尽管行程匆匆，但寻求很仔细，观

察很认真，思索很深刻，留下的记忆也就很鲜明。写山写水，写城写乡，着力之处还是写人文。他力求写出山水的文脉，写出城乡的底蕴。

游记文学正在勃兴。见于副刊的，见于网络的，又以人文散文居多。探索这类散文的得失，可由郑健的集子而显现一斑。

就我的欣赏偏见看，作者写得耐读的篇章，是见闻与见解处理得好的。游记散文，就是记游，写所见所闻。若要突出人文，仅写见闻，似乎浅显。人文是历史文化的沉积，是深层的“矿藏”，将此捧给读者，仅仅是一些史料，未免粗糙，缺乏灵气。人文散文让人读了，总应该给人启迪。而要启迪读者，作者必须先有感悟，形成见解。见解最好还是独到的。独到见解必有灵气，那是人文散文的眼神。《薄雾，笼罩着红场》、《碑前燃烧着不熄的火焰》，是对十月革命的思考。《柏林市中心，一座纪念碑林》、《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是对二战的思考。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被人们作出了这样与那样的重新认识。不管别人怎样认识，作者鲜明地写出了自己的见解。人文散文若止于述说见闻，不表达作者的新鲜见解，人们更只能反复读着类同的篇章。写人文，重在写出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作家要做历史文化的识家。有见无识，有闻无解，文字即使华美，思想也会苍白。仅写见闻并不难，要写出见解却非易事。人文散文的闪光点，作家功力的显现点，就在于见解的独到。作品档次往往由此而见分晓。

讲述历史文化，如何去讲述，自然各有千秋，各展风采。但有一得一失，似乎带有倾向性。这在郑健的散文中，便有

明显的表现。所谓得，是指谋篇布局，将历史文化当做备件，服务于作者的见解，表达作者的见解。作品主导是“我”，由“我”去寻求，去思索，是“我”在评说，在解读。这是活写历史，活写文化。作品中，“我”的见解始终在灵动着。《“斯帕西巴，多明海！”》，以作者的眼力为主导，将资料揉碎，多明海这位有中国血统的女性便写活了。冬宫的“阿芙乐尔”号，普希金故乡的雕塑和诗，以及四川的李白诗歌研讨会，山东曲阜孔子故里，都作为人物的文化背景而出现，服务于人物的文化素养，鲜活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所谓失，是指作者没有把资料抖落开，结成一团，平铺直叙，大段大段引述。在众多副刊上，常能读到这样的人文散文。最简单的，是找本导游手册，照抄资料，成为作品的主干，首尾加上“王老二到此一游”之类的话语。当然，这里所说的得与失，仅是我的看法，一家之言，一孔之见。是否这样，读者自有体验。

人文散文中的人文，可否率意而言，看法不尽一致。言之有据，下笔精当，是一说。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也是一说。我推崇准确。言之有据也好，信手拈来也好，都要力争准确。郑健游走欧洲，史海钩沉，艺海拾贝，琳琅满目。那里发祥了人类现代文明，升起了十月革命的曙光，也遗留着二战炮火烧焦的土壤。那里是文化富地，有着厚实的历史沉积。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在那块土地上发出过先声或强音。如此大量的人文资料涌入作品，要评说它们的准确性，是我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我细读书稿时，有疑惑的地方，便随手划出，请作者核实和斟酌。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对人文散文来说，准确相当重要，

且值得重视。一是资料准确，二是表述准确。资料是否准确，在于资料来源。景区的宣传册，导游的解说，往往较真不得，不可轻信。人家为吸引游客，姑妄言之，游人为寻求乐哈，姑妄听之，都未尝不可。作者引入散文，却不能不辨别真伪。表述是否准确，在于把握文体。散文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可以浪漫地抒发。谈历史，谈文化，却应该是理性的，逻辑的，得严肃认真。感情和浪漫，应该是在准确基础上的发挥。倘若对文史差错不以为意，由此生发的情感，真实性岂不要打折扣？写人文散文的作家，既要有艺术家的气质，还要有学问家的严谨。文坛上，戏说之风，调侃之风，千万不要吹进人文散文。人文散文一旦失去信誉，那将是它的灾难。

上述之言，是谈郑健的散文，又并非全然谈他的散文；是说郑健率意而写，又并非是说他自觉追求；是指郑健的散文特色，又并非是指他的成熟风格。游记散文写人文，宜突出见解，不宜止于见闻；宜活写资料，不宜死写抄录；宜严谨准确，不宜草率戏说。这三点，是把郑健的散文放到当前这类散文创作的总体中去比较，结合作家的创作实践，对人文散文创作的思索。三点思索若是有益的，那么，读郑健的散文，就不应该只是一般的读者，而应该包括有志于此的作者，仔细品味，探讨一番，以提高这类作品的创作水准。

人文散文的创作，郑健勇于实践，勤奋而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喜的一步，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他不虚欧洲之行，不负欧洲秋韵的滋润。



欧罗巴秋韵

OULUOBA QIUYUN

目 录

前言：人文散文的探索	1
薄雾，笼罩着红场	1
马克思雕像前的红玫瑰	6
“阿美乐尔”诗情	10
碑前燃烧着不熄的火焰	17
忍耐的胜利	24
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	2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35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39
“没有桥，就不是圣彼得堡”	44
凝固的交响乐	49
《天鹅湖》的呼唤	53
涅瓦河畔的歌声	57
俄罗斯新闻掠影	62
不该忘却的记录	71
“斯帕西巴，多明海！”	75
巴黎，中国不会忘记	80





欧罗巴秋韵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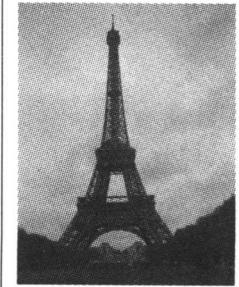
高大的“巴黎公社社员墙”	85
“法兰西感谢你们”	91
法兰西的一面旗帜	95
埃菲尔铁塔般的人物	99
诺曼底海滩的十字架	104
不对称的美	109
两座交相辉映的高峰	113
法兰西民族的翅膀	117
“香飘万里”之秘	122
“电影创造法国”	127
法兰西最诱人的魅力	131
卢浮宫的“镇宫之宝”	136
袖珍国里的大世界	140
天然去雕饰	145
大英博物馆	150
诗化的剑桥	154
古城秋色	159
别样的历史再现	163





目 录

脚踩东西两半球	167
德国有个波茨坦	171
走向它的路径不会荒芜	176
柏林市中心，一座纪念碑林	182
乘着歌声的翅膀	187
“秩序规范生活”	192
种有菩提树的地方	197
又一个黎明	202
碧绿连着蔚蓝	212
芬兰的桑拿浴	217
恬静的小国	220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224
走进俄罗斯村	229
神秘的布里亚特	235
后记：我言秋日胜春朝	239



薄雾，笼罩着红场



一大早推开窗户，便觉得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冷丝丝的。用手往额头上一摸，哟，是雾水。雾不小，像是流动着的透明体，在大街、行道树、楼房间弥漫。放眼望去，我们新闻代表团居住的俄罗斯饭店对面的国家杜马大楼、右前方的朱可夫巨型雕塑，都笼罩上一层淡淡的雾纱，使人看啥都不那么真切。从北京登机赴莫斯科时艳阳高照，怎么到了这里便雾气笼罩？哦，这里走向冬天比北京早大半个月，北京时值中秋，这里已进入深秋。再加上离海洋不太远，莫斯科深秋的薄雾是常见的，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笔下不是多有描述吗？

从我们居住的饭店出来，步行不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红场。对于红场，我既陌生又熟悉。虽是第一次到莫斯科，第一次参观红场，但可以说早听其名，早见其影。40多年前刚进小学时，老师就给我们讲过，红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展示力量的地方。每年的十月革命节，苏联都要在这里举行庆祝会，有时还有阅兵。后来，在报纸、杂志、电影、电视上不时看到红场。尤其在电影上看到苏联纪念十月革命阅兵式的镜头，那气势，那场面，使人震撼，久久难以忘怀。

我们出了饭店门快要横穿大街时，一阵旋律熟悉的音乐声从杜马大楼前的广场上飘飞过来，盖过了大街上车辆的引擎声、喇叭声。哦，这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也经常激情澎湃地高唱过的那支歌吗？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斗争中百炼成钢，
我们为争取那自由，
昂起头奔向前方。
.....

透过薄雾，可以看到杜马大楼前的中巴车头上，飘扬着当年苏共锤头和镰刀的旗帜。旗帜下，近百名刚下车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列队集合，准备到杜马大楼去。十几个闻讯赶来的警察，例行公事似地在离老人们十多米处站住。似乎习以为常了，似乎都明白对方的意图，双方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气氛。

俄罗斯新闻社的导游介绍，这些老人可能要到杜马去递交请愿书或者别的什么材料。并说这可能是俄共组织的，也可能是其他群众组织安排的。

我们到了红场，雾更大了。红场四周的克里姆林宫、列

宁墓、瓦西里大教堂、吉姆商场，全然披上面纱，很有几分朦胧。整个广场没有从画报、电视、电影上看到的那么鲜亮。再一看，红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实际上，它南北长 695 米，东西宽 130 米，总面积 7 万多平方米，仅为天安门广场的 1/6。上小学时老师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看来不准确。由于广场依山而成，中部微微隆起，两边呈斜坡状。铺就广场的方石块被雾水浸湿了，显得油光瓦亮。广场西侧是一排用灰色大理石砌成的观礼台。观礼台的正中，就是列宁墓。

就在这时，导游招呼我们列队，准备参观列宁墓。在我们的前后，还有非洲人、美洲人、分不清国籍的欧洲人，而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大家排成了长队，后面还不断有人排在队尾，整个队伍不见首尾。我们从入口处走不到百米，便到了列宁墓前。

这是一座用黑色和深红色大理石砌成的长方形阶梯状的建筑，式样庄重肃穆，中间用俄文镌刻着“列宁”的字样。据说先前墓边有士兵持枪正步的演示，现在是两位士兵把门，一只手摸一摸、捏一捏，另一只手持一黑匣子，对游客贴紧身子上下移动。参观者平静地接受检查。俄新社的导游向士兵说了什么，我们便都被“免检”了。我们进入了半地下室似的建筑，向右走，感到台阶由低到高，形成一个两米左右的平台，和列宁的遗体相对，然后再低下去，正好环绕遗体的三面。列宁的遗体安放在一个水晶棺里，深蓝色西服，红色领带，胸部以下覆盖着一面红旗。遗体脸色红润，似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熟睡未醒。

我屏住了呼吸。这就是那位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的列宁吗？这就是那位在世界上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列宁吗？……要不是后面有人轻轻地催促我，我会在这里长久地沉思。

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慢慢地离开了这里。

“8·19事件”后，有人几次密谋要挖掉列宁墓，焚尸扬灰。可是，反对者的人数、反对的强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密谋者的估计。墓没挖成，参观的人却越来越多。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它似乎昭告了什么。

在列宁墓的后面，在靠克里姆林宫墙的狭长草地上，迤逦排开苏联建国后历代领导人的塑像。斯大林的塑像在紧靠列宁墓的后方。斯大林是在苏联领导人中被否定得最为厉害的一个。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以批判斯大林为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局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动乱都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社会上的反对派与共产党内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沆瀣一气，都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在谈到苏联、东欧国家演变时，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苏联演变，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进而认为苏联演变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但是，偏偏斯大林的塑像前，摆着大捧的鲜花，其中有红玫瑰、郁金香，显得特别生动。而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死后未能葬入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被葬在西南郊的新圣母修道院墓地，墓碑由黑白各三块大理石咬合成为一个“日”字，耐人寻味。

参观完毕，准备返回，在红场边看到有人在叫卖当天的报纸。一看，几家报纸都在一版上刊登了捷尔任斯基巨型雕

塑的大照片。原来，“8·19事件”后，克格勃大街上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炸毁了。现在，又有人提出应该恢复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一些媒体便将此事传递开来，由人们评说。最后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不管怎么样，它可以说明，俄罗斯人民的认识在发展中。

薄雾还笼罩着红场。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似乎与天气一样，笼罩着一层薄雾。太阳会出来的，一切都会被廓清的。红场上的所见，也会这样吗？

马克思雕像前的红玫瑰



从旅游图上、从导游的口中得知，莫斯科的马克思广场离红场很近，而我们住的俄罗斯饭店离红场仅 5 分钟的路。也就是说，我们的住地离马克思广场也很近。

果不其然，出饭店往东走不了几分钟，便看到清晨的薄雾中有一座高大的雕像，雕像的轮廓很像马克思。我的心中，顿时涌上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况味——在莫斯科，在曾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现在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心脏，瞻仰马克思的雕像，感情能不复杂吗？

我忽然想到，应该带点什么去。真巧，前面就有一个花店，我走了进去。虽是深秋，花店里的花还不少。该选什么花呢？正对花店门，燃烧着一枝枝红玫瑰，那么大方、彻底、耀眼。

我忽然想到青年马克思和燕妮在热恋期间的一段对话：

燕妮：你最喜什么颜色？

马克思：红色。

燕妮：为什么喜欢红色？

马克思：红色象征着明天，象征着青年，也象征着革命。

.....

我挑选了一枝含苞欲放的红玫瑰，年轻的女售货员用保鲜膜包好。我将它捧在胸前，向马克思广场走去。

马克思广场比一个篮球场稍大。广场用大块的水泥地板铺成，靠雕像底座的呈驮色，外围的呈黛色。底座高20余公分，五六米见方，是用大块的浅灰色大理石板铺成的。雕像是用一块花岗岩巨石雕成的，高约七八米，浑然天成的方体底座边长两米左右。花岗岩的马克思右手握拳，揽在胸前，左手自然下垂，额头微蹙，目光向下，似在行进中思索着什么。石座的中部，镌刻着俄语书写的我们和我们的上一辈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位70来岁的老清洁工正在清扫那片驮色的广场地面。她穿着俄罗斯老年妇女常穿的那种连衣裙。我用俄语热情地向她问好，把她称为“大婶”。她把头抬起来，礼节性地回了我一句“您好”，便又忙着打扫卫生了。

就在这当儿，大婶拉了一下裙子，有些吃力地跪下了。

“怎么了？”我捧着红玫瑰，急忙走过去。

大婶右膝盖跪在地上，右手的无名指向两块水泥板之间的缝隙中抠什么。哟，是一个小纸团。纸团太小，缝隙较深，